

一個被刻意隱藏的 二戰真實故事…」

“ A HIDDEN HISTORY IN WW2 ”



猶 諜

英 倫

一個猶太少女「被逼」成為間諜

A JEWISH GIRL BECOMES A SPY



楊 約 翰 博 士

JOHN WK YEUNG, PHD



## 作者簡介

楊約翰（筆名），家庭醫生，醫學博士。曾出版：《心靈龜湯》（青春文化）、《心靈龜湯 2》（青春文化）、《心靈龜湯 3》（青春文化）、《笑談住院保險》（九版）（一丁文化）、《跟子女笑談性與愛》（一丁文化）、《楊醫生，你貴姓？》（亮光文化）等。這次，他收起幽默的風格，寫一個他所愛的歷史人物，記一段不被人知的真實故事。



## 自序

寫過散文，日誌，實用書籍。

寫小說，是首次。


前者，一年寫一兩本，並不困難。

小說，卻是一寫四年，修改了不下十數次。每看一次，便大改一次，總有改不完的錯漏。

四年前，看過一本二戰間諜史，自此便對書中少女念念不忘。

她是一個普通的猶太女子，因樣貌長得似敵人的秘書，命運便從此改寫。她被安排成為間諜，潛入極度危險的細菌實驗室。她犧牲了愛情，貞節和生命，完成了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任務，救了無數性命，最終卻無人記念。

筆者忘不了這偉大的猶太少女，決定把這歷史化成小說，與人分享。



書中有太多詞不達意，錯漏百出之處，還請讀者們多多包涵及忍耐。他日如有機會，必立刻修正改版。



# 目錄

第一章：原來緣起	6
第二章：情根互種	53
第三章：故人重聚	91
第四章：山盟海誓	140
第五章：天河分隔	199
第六章：恐怖實驗	233
第七章：艱鉅任務	298
第八章：因愛成恨	359
第九章：邪惡之首	378
第十章：香消玉殞	409
第十一章：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實沒有平安	455



## 第一章：原來緣起


一九四三年七月，夏季的中午本應風和日煦，陽光普照。這天卻剛好相反，陰霾滿天，烏雲密布。陽光躲在厚厚的烏雲後面，半點也鑽不過來。

這城市的中央有一道寬濶的河道，大小船隻川流往返，循環不息。

一個身長玉立，穿整齊西裝，年約二十七八歲的男子在這河邊快步前行。此人臉如冠玉，形相清啾，手中緊緊握著一個黑色公事包。每行一段路，便提起公事包一瞧，恐防文件有失。

走了半小時，雙手疲倦，便停下來，把公事包放在河邊的長椅上，稍作休息。他舉目遠眺，見前面幾幢歌德式的古老建築，已成頹垣敗瓦。再往下瞧，河水混濁不堪，幾條死魚浮在上面，腥臭撲鼻。

男子長嘆一聲，道：「這河水何時才會清澈過來？」




原來這國家正陷入戰爭，需要不斷生產戰機戰船等武器。這些軍備及工業廢料流入河中，使河水變得又黑又臭，魚兒也死得七七八八。

他瞧了一會，又是一聲長嘆。提起公事包，檢查文件沒有遺失，便走上橋，過了大河另一邊，向著一座竟然完整無缺的歌德式大樓走去。

此大樓以巨石建造，莊嚴華貴，拔地而起，分成左右兩翼，各高約十層，整齊並列。兩翼中間以一道石拱橋連接，石拱橋下是兩翼共用的大堂，直通向外三道寬闊大門。這些門每道高十多呎，便如要給巨人出入，置中門上寫著「泰晤士大樓」幾個大字。

男子走到門前，又提起公事包，檢查一下裏面的文件，完整無缺，鬆了口氣，急步從中間大門而入。

「泰晤士大樓」便是英國國家安全局，軍情五處的總部。大樓前面被污染的河，便是記載著這國家歷史的「泰晤士河」。



男子乘電梯來到中層，進了一演講室，見裡面已坐著十幾人，大都穿著整齊軍服，上面掛滿大大小小的徽章，圓型星型方型等，令人眼花撩亂。男子走到講台，放下公事包，見台下之人大都年逾半百，年紀比自己大上一倍，階級高了何止一級，雙手微顫，喃喃自道：「不怕，依書直說便行。」深深吸了口氣，關上燈，取出一套幻燈片，放入幻燈機中播放。


台下眾人瞧著螢幕，平息靜氣，用心聽那男子演講。螢幕的燈光反映在各人面上，全都面如死灰，擡舌不下。只見螢幕每張照片都是斑斑駁駁，血肉模糊，一具具瘦骨嶙峋，全身赤裸的屍體，給一堆一堆的推進坑裡。屍體成千上萬，多得不能數算。

台下有幾個將軍，一瞧照片，喔喔幾聲，作勢欲吐，忙抿著嘴巴，衝了出演講室。

一個年約七十，身穿整齊西服的老者突然舉手。

台上那年輕的男子一見他舉手，立刻停下，執禮






至恭，向老者道：「首相大人，你有問題嗎？」  
原來此西服老者並非別人，正是赫赫有名的英國首相邱吉爾。

眾人目光都朝邱吉爾望去，只見他頭髮花白，臉色祥和，一雙眼睛雖小，卻炯炯有神，精光四射。他指著幻燈照片中的屍體，皺眉道：「這些…全都是猶太人嗎？」

台上男子不敢怠慢，道：「九成是猶太人，其餘的是波蘭人和蘇聯人，都是希特拉的政敵。」

邱吉爾嘆了一聲，道：「謝謝你的回答，楊博士。」  
便不再發問。


台上講書這男子名叫楊約望，是一名醫生，也是一名博士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，他在一所醫學院當教授，後來爆發二戰，便棄了教席，參加海軍，很快便躍升少將。後來厭倦前線工作，便轉到陸軍醫療隊當軍醫，訓練醫療技術兵，並參與研究敵方的「細菌武器，化學武器」等。



楊約望見首相不再發問，便繼續講書。他指著螢幕中血漬斑斑的屍體，道：「這些人身上全是水泡，分佈平均，應該由病毒所致，並非以往的炭疽細菌…」頓了一頓，再道：「其實，這也非他們首次使用細菌或病毒作生化武器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德軍也曾使用炭疽菌對付我們。只是這次…他們把這生化武器大加改良，成為超級武器吧。據說，這改良過的生化武器，比以往的炭疽菌利害百倍，並且很快完成…」面色一沉，憂心忡忡。

台下許多將軍也經歷過「第一次世界大戰」，對炭疽武器猶有餘悸，一聽到有武器比炭疽菌利害百倍，全都心驚膽顫，面無血色。卻有幾個年輕的將軍面色鄙夷，道：「怎可能？會否過份誇張了？」

一個年約六十，臉長如馬，架金邊眼鏡的男子突然站起，橫了說話的年輕將軍一眼，轉身向眾人道：「楊博士所言非虛，我們收到的情報顯示，納粹德軍正研究一種殺傷力強大的細菌武器，並




打算藏在炸彈之內，投向我們。據說這細菌武器，每一枚能殺萬人，比一般炸彈利害何止百倍，簡直是千倍萬倍。他們給這細菌武器一個秘密稱號，就是『無聲武器』，指它有別於傳統槍炮，能殺人於無聲。」說話之人身材高瘦，目光如炬，正是國家安全局，「軍情五處」的局長彼得烈。

眾人聽後，盡都駭然。那幾個年輕將軍早已把頭藏在衣領中，不敢再發一言。一刻間，全場寂靜無聲，個個面如死灰。

楊約望輕嘆一聲，道：「很可惜，我們暫時仍未知道，那生化武器是什麼病毒…」頓了一頓，再道：「根據這些傷口的形狀和分佈，我個人估計，很可能是天花一類的病毒。」

台下又是一片嘩聲，有人更開始大罵德軍殘酷不仁，喪心病狂等。

楊約望道：「其實，第一個使用天花病毒作武器的，並非別人，仍是我們自己。二百年前，我們的將軍安荷斯特（Jeffrey Amherst）用染有天花病



毒的毯子和手帕，假裝和平，送給北美的印地安人，待他們感染病倒後，便揮軍入侵，勝了這場戰爭。」

眾人一聽，面色又是一沉，紛紛把頭垂下，不願重提這段不光采的歷史。只有一人例外，幽幽嘆道：「想不到我們曾以此武器勝人，現在卻反來受它威脅。若這是上天給我們的懲罰，我們也只好欣然接受。」說話之人正是首相邱吉爾。

眾人聽後，更是聳頭聳腦，神情靦腆，不敢對望。

楊約望心中歉咎，後悔說出這段羞愧的歷史，隨即打破沈默，道：「我們繼續吧……」不等他們回應，便轉了投影片。螢幕突然出現一個年約六十，頭髮灰白，滿臉褐斑的乾癟老頭。

楊約望一指螢幕，道：「負責這『細菌武器』或『無聲武器』的，便是這人——鄧金力博士，人稱『細菌博士』。他曾是柏林醫科大學的教授，現在已是德軍生化部隊的主管。這人作風低調，甚少拍照。這張相片是早期拍下的，現在的樣子，可能…



可能跟這照片有點出入。」接著又講解細菌博士的一些早期研究，台下眾人卻興致索然。

講解完畢，重啟燈火，登時一室光明。


邱吉爾此時才瞧得清楚，台上的楊約望原來三十不到，一頭烏髮，丰神雋雅，心想：「此人年紀輕輕，已學貫中西，思考敏捷，實在難得。一定要把他留在大不列顛，為我國效力。」他一向愛材，見楊約望年輕有為，怎能不喜歡，坐直身子，道：「楊博士，謝謝你給我們這麼詳盡的解釋。我對化學本一竅不通，聽完你講解，覺得自己已成了專家。」呵呵笑了幾聲。

楊約望面上一紅，道：「首相大人…過獎了…」

邱吉爾道：「不知他們的『無聲武器』進展如何？」

那架著金邊眼鏡的局長彼得烈一聽，插口道：「首相大人，根據我方收到的情報，這『無聲武器』已進入最後階段，三數星期後便可完成。」吸了一口氣，再道：「一旦製成，據…據說…會先炸





倫敦，待我國大亂，便揮三軍十五師過來，奪取…奪取…我們大不列顛…」

邱吉爾面色一沉，向身旁一個身材矮小，前額光禿的漢子道：「波特爾將軍，我們的戰機能否攔截他們來投細菌炸彈？」

眾人目光都投在這五呎不到的波特爾將軍身上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波特爾只是個寂寂無名的飛行員，事隔廿載，已成空軍元帥，其能力可想而知。

波特爾見眾人瞧著自己，顯得不太自然，道：「我…我方現有一千多架戰機，納粹他們約有三…三千。能否攔截他們，要是乎他們出動多少戰機來投襲。若全數出動，那…那恐怕…」咳了一聲，再道：「但…但這機會很微，他…他們正跟東面的蘇軍作戰，不可能全數戰機出動。再者，我們早已發放了虛假情報，德軍以為我方有四千多架戰機，應不敢輕舉妄動。我…我們正加速製造戰機，這…這星期會再多三百架…」波特爾十分能



幹，是空中作戰的天才，可是天生口吃，緊張時更為嚴重。


楊約望一聽「加速製造戰機」幾字，嘆了一聲，心想：「難怪『泰晤士河』的水污染得這麼嚴重了。」

邱吉爾道：「德軍也會製造戰機，其速度未必慢於我們。至於那虛假情報…」頓了一頓，搖頭道：「騙得一時，騙不了一世…」

波特爾突然想起一事，道：「首…首相大人，美…美國不是承諾…借戰機給我們嗎？」

邱吉爾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對，羅斯福的確承諾過，會借戰機給我們，但要經過那繁複的國會程序，能否借成，實未知之數。細菌炸彈這超級武器一旦製成，希特拉豈會不立即使用。如此守下去，實在不妙。」羅斯福便是美國總統，希特拉就是納粹德國的元首。

納粹德軍當時所向披靡，其「閃電戰術」輕易奪




取了奧地利，捷克，波蘭，丹麥，挪威，荷蘭，比利時，法國，等西歐諸國，獨剩英國，久攻不下。在三年前的「不列顛戰爭」中，更是敗於英軍。

這場「不列顛戰爭」中，德軍大舉空襲，三千戰機日夜出動，炸毀英國多處，造成嚴重傷亡，連國王所住的「白金漢宮」也不能倖免。

英國當時只有一千多架戰機，敵不過對方三千，唯有死守攔截，結果節節敗退。陣亡之際，竟意外地破解了對方的通訊密碼，預先知道對方的來襲路線，成功擊退無數德戰機。再加上持續數月的惡劣天氣，在「英倫海峽」這必經之路上，大大阻礙了德戰機來襲，以至最終險勝德軍。但這「勝」並非摧毀敵人，只是保存領土，不被敵人入侵罷了。

這戰役中，德軍戰機損失一半，由原來三千，減剩千五。英戰機也自損九百，剩下不到五百。希特拉見傷亡慘重，心感厭煩，加上東面的蘇聯觸怒於他，於是把心一橫，放棄西面英國的戰線，



全力改攻蘇聯。否則，戰役惡鬥下去，這「不列顛戰爭」的結果也可能改寫。


三年過去，德軍戰機今天又重上三千，英國也回復一千，跟當年「不列顛戰爭」時相若。不同的是，德軍已知己方密碼被破譯，改了溝通方式，英國對這新密碼毫無頭緒。加上德軍這新研製的超級武器「細菌炸彈」，不戰而強弱，勝負在各人心中，早已判矣。

這演講室中大都是身經百戰的將軍，怎不深明其中道理。一聽到美國不能借出戰機，面面相覷，誰都不發一言。

邱吉爾樣子本來似睡非睡，忽然雙目圓睜，一拍大腿，道：「既然攔截不能，那便主出擊吧。」

眾將軍都是一愕，不明所以，卻又不敢發問。

邱吉爾轉身，向彼得烈局長道：「細菌武器在哪，有辦法摧毀它嗎？」意思是要主動出擊，不像三年前打防守戰。




彼得烈道：「據我方收到的情報，培植細菌武器的實驗室十分隱閉，在德國中部一個叫耶拿市的郊區。那裡守衛森嚴，除細菌博士以外，只有十個左右的工作員工，全都跟隨博士多年，守衛兵都認得他們。實驗室只容許這十人出入，其他人根本無法接近。」

邱吉爾灰眉一蹙，向口吃的波爾特將軍道：「能否派戰機摧毀這實驗室？」

波爾特面有難色，支支吾吾道：「耶…耶拿市郊極…極為內陸，飛往這裡，要…要先穿越『英倫海峽』，避開他們的戰機，進得法、德內陸，又…又要避過他們的高射炮，極…極之危險。再者，我們戰機未必能飛這麼遠，就是勉強飛到，也…也不夠燃料回來，等…等如送死。」

彼得烈局長知他一向關愛下屬，不願他們送死，接道：「對。我們幾經辛苦，才查出實驗室的所在。若空襲不成功，打草驚蛇，他們必把實驗室遷移，到時要再找回便難上加難了。」





邱吉爾長嘆一聲，道：「難道真沒法子進入這實驗室？」


一眾局長將軍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相繼垂下頭來。

突然，一清脆的男子聲音打破沈寂，道：「外人既不能進去，何不扮成他們自己人，進入實驗室，摧毀武器？」眾人朝清脆聲音方向一瞧，說話之人正是台上的講員楊約望。

楊約望在眾大臣中，年紀最輕，階級軍銜也最低，理應不到他隨便獻計發言，只因形勢嚴峻，也沒顧得這許多，腦中一有辦法，便直說出來。

眾大臣一聽，都覺此計匪夷所思，事到如今，如何能找一人扮成實驗室職員，魚目混珠，偷進實驗室去？

彼得烈局長顰眉咬唇，心感為難，道：「這…這計策似乎…」還沒說畢，身旁一個五十來歲，臉和身都像皮球般圓的胖漢大搖其頭，高聲冷笑道：



「此計劃簡直天方夜譚，試問幾星期內，怎能找一個人去扮工作人員，要扮得一模一樣，進入實驗室而不被發現…」說話之人正是彼得烈的副手，軍情五處的副局長莫心田。他見主子有難，自然要挺身解圍。


邱吉爾竟沒理會，站起身，瞧著楊約望，笑容滿面，道：「這方法未必是最好，但事到如今，我們只有盡力而為吧。成事與否，讓上天決定好了。」這幾句話，顯然是說給莫心田聽。

彼得烈局長知首相既已決定，只有聽從，起來應了一聲，心中卻暗暗叫苦。

莫心田討了個沒趣，狠狠的瞪了楊約望一眼，卻見他立即轉開，扮作若無其事。

邱吉爾朗聲道：「好！決議通過，現在散會。」台下即傳來一片掌聲。幾個大臣立即走到前面，打開大門，為首相離去開路。

邱吉爾卻沒有離去，走到楊約望前面，眯起雙眼，



打趣道：「我猜你是中國人。」原來他見楊約望一頭黑髮，棕色眼珠，心想他既恨德國，也該恨其盟友日本，便猜他是中國人。

楊約望一怔，心想首相果然智慧過人，坦言道：「我在香港出生，父母都是中國人。十歲時隨他們來了英國，便再沒有回去，也不打算回去。」


邱吉爾見他說話靈巧，十分喜歡，道：「你當過海軍，對嗎？」

楊約望又是一怔，怎麼自己當過海軍，他也瞭如指掌，點了點頭。

邱吉爾一拍他肩膀，笑道：「我也當過海軍，見過你，那時還沒肯定你是中國人，還是日本人。」

楊約望當海軍時，只是一名小小的少校，上層還有許多，中校、上校、中將、上將等。邱吉爾當海軍時卻是總司令，高高在上，能認得楊約望，實在難能可貴。

邱吉爾對「細菌武器」一事似甚感興趣，不停問



了他許多問題。過了一會，見時間不早，才與他道別離去。

眾大臣一直不敢先退，留在演講室中，努力找些事做。此刻見首相轉身，立刻左右站開，讓出一條濶路。待首相離去，才敢正式散席。

楊約望階級最低，又要收拾幻燈片，自然留至最後。


副局長莫心田走到門口，見上司彼得烈已出去，轉身向楊約望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不知好歹，多管閒事！」才轉身離去。

楊約望扮作全聽不見，繼續垂頭收拾，過了十多分鐘，確保不再遇上這肥副局長，才慢慢離去。

\*\*\*\*\*

過了幾天，天空仍是陰陰沉沉，陽光都透不過來。

這日，楊約望完了授課，踏出教室，正要返回辦公室。一個身段婀娜，紅髮及肩的紅衣少女從左



邊急步行來。他不以為意，往右直走，背後已傳來一女子聲音，道：「楊博士，楊博士…」

楊約望一轉身，那紅衣少女已在前面，彼此不到一米，忙後退半步。見她氣喘吁吁，一口氣還沒接得上來，便先開口，道：「你…你叫我？」

紅衣少女不住點頭，道：「對，對…」


楊約望見她二十不到，蛾眉斂黛，一雙大眼骨溜溜的，不禁面上一紅，道：「你…你是…」

少女噗哧一笑，道：「太好了，我還擔心…遲來一步，找你不著。今天…今天下午你沒有課堂，若我遲來，也不知那裏找你。」

楊約望一怔，心想：「你怎知我今天下午沒有課堂？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是…」

少女見他俊目流眄，忽然暈生雙頰，道：「我…我其實聽過你授課，但…這許多人，你一定見不到我…」一臉失望。





楊約望見她樣子甜美，俏皮之心忽起，道：「啊！我記起了，上次課堂見過你。」突然又道：「哎呀！但沒記得你名字…」

少女給他逗得眉花眼笑，道：「一班有這許多學生，你又怎能記得每一個。我叫瑪莉安，是莫心田局長的秘書。他有急事找你，想請你現在去會他。」


楊約望道：「莫…局長？」忽想起上次哼他一聲的那面圓胖漢，面色不禁一沉。

瑪莉安只道自己說錯，改口道：「對…對不起，我叫慣了他局長，其…其實他是副局長，正局長是彼得烈先生。」

楊約望雙眉一皺，奇道：「有什麼急事？要現在去？」說畢已感後悔，她只是秘書，又怎會知有什麼急事。

果然，瑪莉安搖頭道：「我…我不知道，但彼得烈局長也在，眾人都在等你。」

楊約望一愣，心想：「眾人？還有那些人？」心



裏雖不願意，卻無奈點頭道：「好，現在去吧。」  
跟她出了軍校，一輛黑色轎車已在門前等候。


瑪莉安領他上了後座，便坐在他旁邊。此轎車十分特別，前後座中有一道屏障相隔，司機瞧不見乘客，乘客也瞧不見司機。

一路上，瑪莉安關懷備至，一時間他冷不冷，要否調節車廂溫度，一時又問他喝不喝，要否給他飲料云云。

楊約望一一謝過，忽道：「你說聽過我授課，那是什麼題目？」

瑪莉安神色靦腆，道：「這…這…」原來她偶爾上過一堂後，被他雋雅的外表，淵博的學識吸引，以後一有空便來「上課」，內容可全記不起。

楊約望道：「我最近講的多是『細菌突變』一類的題目…」還未說完，瑪莉安已接道：「對，對。就是『細菌突變』，我…我覺得十分有趣，便來聽聽。」




楊約望不知她順口開河，還以為遇上知音，道：「太好了。我一直耽心這題目太難，不知普羅大眾會否明白。上星期公開講課，你有來嗎？」見她點頭，大喜道：「有否不明白之處？」雙目圓瞪，興致勃勃。

瑪莉安卻神色忸怩，張開嘴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楊約望道：「這一課其實頗深，我也想過應否作公開講課，怕沒人來聽，又怕聽了不明。真沒想到你也有來，太好了！『基因突變』那一課雖然最深，但也是最有趣的。這突變在沒有外在環境選擇下，仍會隨時發生，這好比…」竟把上次授課內容再說一遍。

瑪莉安十句有九句不明，這又有什麼打緊，含情脈脈的瞧著他，深情無限。

楊約望簡畧地說了一遍，其「簡畧」也花了半句鐘，見瑪莉安妙目含笑，表情奇怪，道：「你…你明白嗎？」



瑪莉安如夢初醒，不敢回答，便岔開話題道：「稍後開會完畢，我送你回家好嗎？不要讓…你太太等太久…」


楊約望道：「放心，不會的。我還未婚，何來太太，何來久等呢？」

瑪莉安一聽，登時芳心竊笑，喜上眉梢。

楊約望見她笑得天真瀾漫，打趣道：「稍後開會完畢，你送我回家也不錯，但不要讓…你丈夫等得太久…」學起她說話來。

瑪莉安大為緊張，搖頭耍手，道：「沒有，我也沒結婚，沒有丈夫！」說畢臉上紅暈，如喝醉了酒。

楊約望道：「太好了。既然大家都沒有人等候，急不著回家，可先吃一頓大餐，再到處逛逛…」一搔頭，再道：「去那裡吃大餐，到那裡逛好呢？」他見行車沈悶，便瞎扯胡說一番，其實一切都是戲言，並非有心約她。



瑪莉安聽在耳裏，卻句句當真。心中戀慕已久之人，此刻約會自己，何等歡喜快樂。


車行數里，沿著泰晤士河行駛，不一刻，來到泰晤士大樓，便是「軍情五處」的總部。

瑪莉安領他穿過拱橋大門，乘電梯來到頂層。楊約望對此大樓並不陌生，上次講課，便在這裏，只是樓層不同。

頂層的地板全是褐色紫檀木，二人踏在上面，咚咚有聲。穿過長廊，來到盡頭，來到一黑色大門前面。

瑪莉安也沒叩門，推門便進。原來裏面只是偏廳，並非主廳。

瑪莉安挨近楊約望，低聲道：「這是彼得烈局長的辦公廳，他們全都在裏面。」一指通往主廳的大門。



楊約望聽到「全都在裏面」，不禁一愕，心想：「還有什麼人？」

瑪莉安走到主廳門前，叩了兩下，朗聲道：「楊約望博士來了。」過了一會，裡面轉來聲音「快請。快請。」便推門內進。

楊約望認得這聲音，正是局長彼得烈。他跟在瑪莉安後面，過了玄關，進到主廳，不禁一怔。

原來此廳甚寬，呈半圓形狀，直徑十多米。主廳後有幾道木門，其中一道全白，十分顯眼，不知是什麼房間。廳中央放了一張大圓桌，桌前坐著三人。

楊約望認得其中二人，一個是局長彼得烈，另一個是「哼他一聲」的副局長莫心田。莫心田旁邊坐著一個二十來歲的胖男，臉圓眼小，跟莫心田竟有八分相似，只是臉上多了幾點痤瘡。二個胖子坐在一起，相映成趣，楊約望險些笑了出來。

彼得烈一見楊約望，隨即站起，道：「楊博士，





你來了真好，快，快來坐下。」一指胖男旁邊的座位。

瑪莉安為人乖巧，立即上前，拉開那椅子，讓楊約望坐下。

胖男一見瑪莉安，精神一振，忍不住叫了一聲：「瑪莉安。」


瑪莉安卻充耳不聞，躲到楊約望身後，低聲道：「我在外面等你。」情深款款，轉身出去，眼尾也沒有望胖男一眼。

胖男這一切瞧在眼內，面紅耳赤，惡狠狠的盯著楊約望，仿如殺父仇人。

楊約望又怎會不知他瞪視自己，只是心感無奈，唯有把椅子稍微拉遠，不與他有什麼接觸。

彼得烈見瑪莉安已出去，道：「楊博士，要你來得這麼急，實在過意不去。」

楊約望道：「不必客氣。我今天空閒得很，正煩



惱要找些事情，謝謝你幫了我才對。」


彼得烈笑道：「楊博士也真會說笑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客氣了，先來給你介紹，這是莫心田副局長，大家上次已見過面了。」一指他身邊那胖男，道：「這是他的公子莫又文。」

楊約望啊了一聲，原來二人是父子，難怪長得這麼相似，連惡狠狠的眼神也一樣，笑道：「幸會，幸會。」伸手與他握手。

莫又文卻把臉轉開，扮沒聽見。莫心田立即咳嗽一聲，手肘輕撞他一下。莫又文嚇得整個人跳起，忙轉回來，乖乖跟楊約望握手。

彼得烈見眾人已打過招呼，道：「莫局長，你可以開始了。」

莫心田左右盼顧，確保廳內再沒有其他人，把一個皮摺放在桌上打開，倒出一疊照片，道：「我們得到情報，細菌博士鄧金力的團隊只有十人，七男三女，全過五十歲，已婚。要找特工假冒他




們，幾近不能，就是瞞得過鄧金力和守衛兵，也瞞不過他們的家人。但有一人例外，可以假冒。此人未婚，獨居…」從桌上撿起其中一張照片，道：「便是鄧金力的秘書謝麗薇。」一指照片中的少女。

眾人往照片一瞧，盡都嘩然。只見相中少女二十不到，一頭長髮披肩，杏眼朱唇，秀麗無儔。

莫心田道：「這秘書負責替鄧金力送遞文件，不涉及研究工作。她父母已亡，現在未婚獨居，最容易被假冒。」

楊約望見相中少女一雙大眼水汪汪的，嫩臉均紅，竟被她深深吸引，心想：「世上竟有如此美麗的女子，瑪莉安竟及不上她十分之一。」

彼得烈點頭道：「這女子未婚獨居，確是上佳的假冒人選。但她樣子這麼…獨特，要找相似的人來冒充，恐怕不易…」本想說她樣子這麼「美麗」，卻感不妥，便改成「獨特」。




莫心田臉有得色，笑道：「天佑我們大英帝國。昨天在難民營中，竟給我們找到個跟她一模一樣的少女…」一拍身旁兒子，道：「又文，你說是嗎？」

莫又文如夢初醒，不住點頭，道：「對，對。一模一樣，一模一樣。」

彼得烈和楊約望相顧一愕，均感這事難以置信。

莫心田道：「這少女是個猶太人，在波蘭居住，後來德軍佔領波蘭，她一家便被捉拿，關在『奧斯威辛集中營』中。不知何故，竟給她逃脫出來，幾經轉折，來了英國，一直住在我們的難民營中。」

眾人一聽「奧斯威辛集中營」，都勃然色變。原來希特拉對「優秀民族」主義深信不疑，認為德裔雅利安人是最優秀的民族，猶太人卻是最劣等的。世界要向前，不斷進步，便應「解決」這劣等人種問題。於是簽定了新法案，名叫「最終解決方案」（德語：Die Endlösung），美其名是「解



決」，實際是集體屠殺猶太人，不論老幼，一個不留，要滅族他們。


計劃是先把他們關進「集中營」，再分成一批一批，有系統地以毒氣殺滅。奧斯威辛集中營位於波蘭，是其中一個最大的集中營，屠殺人數也最多，竟達數百萬人。血流成河，竟不是誇張的說法，何等慘不忍睹。

莫心田續道：「找到這個猶太少女，其實並非我的功勞，全仗又文。」一拍身旁的兒子莫又文。

莫又文眼睛本來甚小，這時極力一瞪，道：「對……對……是我，是我在難民營中找到她。」

莫心田道：「說詳細一點。」

莫又文那敢怠慢，忙道：「我……我在難民營各處，把謝麗薇的照片貼出來，對他們說，要找一個跟她相似的人。本……本來我也不信能找著，但是爹爹吩咐我，無論如何……」見莫心田虎目一瞪，已知失言，改口道：「昨……昨天有隊員告訴我，營



中有一個少女，長得跟謝麗薇一模一樣。我當然不信，道：『相似也未必找到，你還說是一模一樣！』但那隊員堅持，說真的是一模一樣。我便叫他帶來，給我瞧瞧。原來真的一模一樣，嚇了我一大跳。」莫又文為人魯鈍，畢業後出來工作，全憑老父提攜，在難民營中當上主管，軍銜卻只屬上尉，比楊約望的低了幾級。


「尋找謝麗薇」計劃由莫氏父子二人負責，這刻找到人選，立下大功，莫心田為著兒子仕途，當然一切歸功於他，領他來見彼得烈，借勢褒揚一番。向兒子揮手，道：「還不領她進來？」

莫又文對父親便如老鼠見貓，一聽命令，立即彈起，卻是嘍的一聲，推翻椅子，手忙腳亂拾回椅子，唧唧噥噥的轉身出去。

莫心田打完場道：「這小子剛病癒，動作笨了點，請大家見諒。」

過了一會，大門「呀」的一聲打開，莫又文又返了回來。





莫心田心中暗罵：「嗨！你這小子，入來也不叩門！這可不是我的辦公室。」

莫又文步履蹣跚，一拐一拐的進來，原來剛才推翻椅子，扭傷腰背。只見他走到桌前，身後已多了一個長髮少女，全身素衣，體型略瘦，垂著頭瞧不清容貌。


莫又文把少女領到眾人前面，道：「就…就是她了。」

少女聽到他介紹自己，立刻抬起頭來。

眾人見到少女的容貌，登時眼前一亮，張口結舌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彼得烈瞧瞧桌上謝麗薇的照片，又瞧瞧眼前的少女，呆了片刻，心想：「她…她們是否同一個人？或是孿生姊妹？怎會如此相似？」

楊約望早被相中的謝麗薇迷住，這刻見了「真人」，如何得了，一顆心不停突突亂跳，停不下來。



這少女一副瓜子臉，杏眼櫻唇，嬌美絕倫，比相中的謝麗薇竟美上幾分，天上仙女也給比了下去，楊約望瞧著這無瑕俏臉，心想：「世上怎麼…有這般美麗女子…」忽感自己凡夫俗子，不配瞧一眼，卻又忍不住偷看。

少女見楊約望猷猷的瞧著自己，面上一熱，不禁垂下頭來。

莫心田向兒子道：「又文，還不介紹人家？」


莫又文點頭，囁嚅道：「她…她名叫溫…」突然停下，竟記不起少女名字。

少女似乎會意，即道：「我叫溫芳暉。」聲音清脆悅耳。

莫又文道：「對，對，對，她姓溫，名叫芳暉。」

莫心田眉頭大皺，心中暗罵：「怎麼人家的名字也可忘記！」

莫又文續道：「早前，我們在營中貼了謝…謝小




姐的照片，吩咐若有人發現她，不…若發現似她的人，便立即回報，重重有賞。沒想到昨天中午，一隊員來報，說…說找到相中人…」還沒說完，莫心田已按捺不住，插口道：「不要囉囉嗦嗦，你簡單介紹溫小姐的背景便行。」

莫又文又是一驚，道：「知…知道…」指著溫芳暉，道：「她…她是波蘭人…」還沒說完，已聽得老父喝道：「什麼？」

莫又文道：「不，不是波蘭人，是…是猶…猶太人，在波蘭居住，後來偷…偷…偷渡，來了我們英國…大不列顛…」心中害怕，說得結結巴巴。

莫心田心想：「我們現在求人家幫忙，怎麼開口埋口說人『偷渡』呢！」橫眉倒豎，道：「是乘船來了英國。」「乘船」二字，特別響亮。

莫又文遭老父連番打斷，早已魂不附體，顫聲道：「乘…乘船來，乘船偷渡…來了…」手腕一緊，已被人拉下坐位，不是老父莫心田又是誰。



莫心田本想給兒子領功，怎料他不爭氣，變成出醜。詞不達意也罷了，竟口口聲聲說人家「偷渡」。若觸怒這關鍵人物，拒絕合作，壞了大事，那如何了得。唯有拉下兒子，站起向溫芳暉道：「小兒不懂說話，請你不要見怪。」

溫芳暉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不。他說得很好，一點也沒說錯。」

楊約望聽得她是猶太人，忽想起希特拉正屠殺她的族人，不禁為她耽心起來。

莫心田道：「溫小姐，容我介紹你一下，若然說錯，請糾正我。」轉身續道：「溫芳暉小姐是猶太人，跟父母在波蘭居住，沒有兄弟姊妹。四年前，納粹入侵波蘭，遂步拿下猶太人，關進不同的集中營。溫小姐一家給關進『奧斯威辛集中營』。不幸地，她父母在營中遇害…」頓了一頓，再道：「幸好，溫小姐卻被人救了，逃離集中營，輾轉來到英國，一直住在營中。」

溫芳暉本來平靜，一聽到「父母遇害」幾字，眼



眶一紅，熱淚盈眶。

彼得烈奇道：「『奧斯威辛集中營』守衛森嚴，你怎樣被人救出來？」


溫芳暉面上一紅，神色忸怩，道：「有…有一個長官把我救出來…」

彼得烈道：「是納粹的長官？」

溫芳暉微微點頭，再沒有答下去。

彼得烈更覺奇怪，道：「一個納粹長官救了你，他不怕殺身嗎？」見她一張俏臉羞得飛紅，美艷不可方物，突然猜到幾分。

原來那納粹長官被她美貌吸引，愛上了她。後來見她父母遇害，傷心欲絕，憐愛頓生，竟冒上生命危險，把她收藏起來。時機一到，更把她送出集中營，拯救了她。溫芳暉對這長官雖心存感激，但也見過他執行命令，殺害同胞。所以每次提起此人，都心情矛盾，不知該感激他，還是惱恨他。




彼得烈見她不願提起，也就沒有再追問，柔聲道：「溫小姐，莫局長有否跟你提過…實驗室一事？」所說的就是假扮謝麗薇。

溫芳暉點頭，嗯了一聲。

彼得烈也不轉彎抹角，道：「納粹德軍正研製『細菌炸彈』，他們稱之為『無聲武器』。一旦成功，便如虎添翼，勝算在握，到時…必死傷無數。我們若戰敗，英國的猶太人也必全被殺害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『無聲武器』是這場仗的關鍵，摧毀它，便能摧毀德軍的計劃，拯救無數人，包括猶太人，免於被殺害。」見她用心聆聽，便續道：「負責這項研究的科學家叫鄧金力，人稱『細菌博士』，他有十個助手，跟隨他多年，為守衛所認識，不可能假冒。但他有一個新來的秘書，長得跟你一模一樣，最容易被假冒…」從桌上撿起一張謝麗薇的照片，遞了給她。

其實，摧毀「無聲武器」這計劃，溫芳暉已從莫心田口中聽過一次，內容完全一樣，只是語氣沒





有這麼誠懇。這刻接過照片一瞧，不禁愣住，心想：  
「我…我何時拍過這些照片？」

彼得烈道：「相中人便是謝麗薇。」

溫芳暉望著照片好一會，不敢相信自己眼睛，喃喃道：「這…這人…怎麼…跟我生得一模一樣？」  
忽想：「難道我另有孿生姊妹，爸媽沒告訴我？不…不會，他們不會隱瞞我的。」

彼得烈道：「潛入實驗室，假冒秘書的任務十分危險，理應找我們的特工，可…可是…匆忙之際，要找一個跟謝麗薇相似的人，實在…」嘆了一聲。

溫芳暉沒等他說下去，已道：「請讓我參與這任務，假扮謝麗薇。」眼神堅定。

彼得烈一怔，道：「你…你可知這任務有多危險？」

溫芳暉道：「我不怕，求你…讓我參與。」眼圈一紅，續道：「我…我父母已被德軍殺死，還…還有我的同胞。若…若我可做些什麼，阻止他們被殺，我…死也不怕。求…求你讓我去…」哽哽



噎噎，說不下去。

彼得烈見她外表嬌美柔弱，骨子裡卻堅強勇敢，不禁深深佩服。


楊約望這一切瞧在眼裏，只感莫明的憂心，見她淚如雨下，把一條手帕遞給她。

溫芳暉接過手帕，拭去淚水，點頭謝了一聲。

彼得烈本來怕她未深思熟慮，中途退縮，那便不知如何是好。此刻見她意志堅定，更反過來求他答應，即放下心頭大石，道：「好。我們會派最好的特工與你同去，助你完成任務。若…若中途有變，你想改變主意，也可…」還沒說完，溫芳暉已插口道：「不會，我不會改變主意的。」

彼得烈心中感動，嗯了一聲，忽想起一事，道：「你會說德語嗎？」

溫芳暉道：「我從小在德國長大，十歲時才搬到波蘭，會說和寫流利德語。」



莫心田接道：「局長請放心，我們已測試過她。她說的是標準德語，十分純正，全沒半點方言味道，是個不折不扣的『德國人』。」面有得色。

彼得烈苦笑一聲，道：「似乎…你真是上天賜下，拯救我們大英帝國的人。」瞧著她白玉般的臉容，又憐愛，又感激，道：「那『細菌武器』的研究已近尾聲，時間十分緊迫。我們只有六七個星期給你訓練，若你受不來…」


溫芳暉已道：「不會，我什麼也能忍受。」

彼得烈也不再囉嗦，道：「好，那辛苦你了。」輕拍她肩膀。

莫心田見彼得烈已答應一切，心下甚喜，突然道：「溫小姐，可否請你…」一指她頸項。

溫芳暉即時會意，解開領鈕，粉頸正中竟有一顆大紅痣，長約兩個指頭，十分顯眼。

楊約望一瞧，驚道：「啊喲！謝麗薇可沒有這痣。」



彼得烈和莫又文即望回桌上照片，見謝麗薇的頸項果然雪白一片，那有什麼紅痣黑痣。

莫心田斜睨楊約望一眼，心想：「這傢伙心思敏捷，學問淵博，若我兒子有他一半已足夠。」點頭道：「對，你們也發現了，溫小姐頸上有這麼明顯的胎痣，博士的秘書卻沒有…」其實是楊約望一人發現，莫心田卻說成他們一起發現。


莫又文高聲道：「我有辦法，用膠布貼住那痣…」見老父怒目圓瞪，已知又再失言，硬生生把餘下的話吞回肚裏。

楊約望搖頭道：「用膠布遮蓋太也危險，萬一不小心甩掉，那便前功盡廢，溫小姐更有性命危險。」

莫又文一臉通紅，卻忍住不發作。

莫心田道：「楊醫生說得對，不知你有何意見？」突然叫回「楊醫生」，而非「楊博士」。

楊約望已明其意，心想：「這麼急要我來，原來



為此。」轉念又想：「他何不找別的醫生代勞？對了，這任務極度機密，越少人知越好，我是唯一知道計劃的醫生。」茅塞頓開，也不客氣，走到溫芳暉前面，伸手在胎痣上揉了幾下，又捏起那痣，拉來拉去，檢查一番。


溫芳暉二十不到，從沒給異性這樣摸過。這刻被楊約望不停撫摸頸項，只感面紅耳赤，心跳加速。

楊約望捏起那胎痣，沈思半晌，突然放手，道：「可以，立即動手術切除，還來得及。」

莫又文終於忍耐不住，道：「動手術切除？哼！手術後的疤痕如蜈蚣一樣，比胎痣更不堪，更顯眼了。」他暗戀瑪莉安，見她對楊約望情深款款，早已妒火中燒，視之如仇人。這刻一有機會，忍不住要反擊。

彼得烈和莫心田一聽，都覺此話甚有道理，不斷點頭。

莫又文見自己說中各人心意，仿如立了大功，沾



沾自喜。

楊約望跟他無仇無怨，他卻咄咄逼人，實在心中有氣，道：「不會有蜈蚣般疤痕的。我只用一根幼線，順著皮膚紋理，從皮下縫合傷口。疤痕便會順著皮膚紋理，不會被發現。手術後的脖子，可能比瑪莉安的更美。」最後一句，故意衝著他來。


莫又文一聽，果然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你…你…胡說八道！這難民女子怎能跟瑪莉安相比…」還沒說完，已啪的一聲，熱辣辣吃了一記耳光。只見莫心田舉起手，怒目圓睜，喝道：「夠了！給我住口。」

莫又文又痛又怒，把頭垂下，心中卻忿忿不平，狠狠瞪視楊約望。

楊約望沒想到莫心田會在眾人面前出手，不禁歉咎起來。

廳內登時靜寂一片，彼得烈為免眾人尷尬，起來





道：「楊醫生，勞煩你盡快動手術，時間實在緊迫。」

楊約望點頭答應。

彼得烈道：「太好了。」突然一臉嚴肅，轉身道：「各位，這任務事關重大，不但牽涉溫小姐的性命，更關係到我國命運，數百萬人的生命。我希望剛才的談話，只有這裡五人知道，不可洩漏出去，好嗎？」瞄了莫又文一眼。

莫又文見他瞧著自己，忙把臉轉開，卻渾身不感自在。

眾人點頭答應，莫又文也嗯了一聲。彼得烈宣布會議結束後，便先行離去。

楊約望向溫芳暉道：「對不起，剛才我們談論手術一事，竟沒有問你同意與否？」

溫芳暉微笑道：「我同意。」

楊約望道：「太好了。現在回我辦公室動手術，



好嗎？」

溫芳暉一臉害羞，點頭說了聲好，想起他剛才摸自己頸項，面上又熱烘烘起來。

楊約望見她神色忸怩，只道她心中害怕，打趣道：「放心，手術一點也不痛，毫無感覺，兼且費用全免，爆米花、汽水任食任飲。」


溫芳暉嗤的笑了一聲，嬌美如花。

莫心田上前，提高嗓子道：「溫小姐，手術一完，請你立刻回來，不要浪費時間，我們還有許多重要事辦。」這幾句話自然是說給楊約望聽。

楊約望又怎會不明白，故意也提高嗓子道：「溫小姐，手術一完，我便立即送你回去，不會浪費任何時間的。」說畢便轉身，頭也不回，領溫芳暉出去，再見也沒有說聲。

莫心田心中有氣，臉上卻絲毫沒現出來。

二人出到偏廳，一紅髮少女已迎將上來，滿臉春




風，道：「約望，你瞧。」把兩張影畫戲票交在楊約望手中，又道：「我們一起去看，好嗎？」這紅髮少女當然是瑪莉安。

楊約望一瞧戲票，見上寫著『大獨裁者』四字，奇道：「這…這是…」

瑪莉安喜孜孜道：「這是差利卓別靈的電影，戲名叫『大獨裁者』。你說會議後，我們便一起去玩…」拉著他的手，道：「我已想好了，先看影畫，然後去劇院餐廳晚膳，我已留了座位。」原來，眾人在主廳內開會時，她到處尋找，幾經辛苦，才找到同事有戲票，二話不說，出高價買來。

楊約望輕輕甩開她的手，神色靦腆，道：「對…對不起，瑪莉安，我有要事，趕著去辦。」

這時，瑪莉安已見到他身後站著一長髮女子，秀美絕倫，湛然若仙，不禁歎住，心想：「這…這人是誰？長…長得這麼美…」她本對自己樣貌甚有信心，這刻一見溫芳暉，竟也自覺平庸，醋意大盛。



楊約望把戲票交回她手中，見她仍然獸住，心想此時不走，還待何時，道：「我…我們有急事要辦，對…對不起…」轉身拉著溫芳暉的手，直奔了出去。


瑪莉安瞧著他們手拉手，出了偏廳。她獸了片刻，才如夢初醒，立刻追了出去。只見楊約望二人已走過電梯大堂，從後樓梯離去，面上已一陣青，一陣紅。

忽然，一個臉圓眼小的胖男來到她身旁，道：「『大獨裁者』我也想看，我陪你…好嗎？」正是莫又文。他跟著楊約望和溫芳暉出來，一直站在後面，剛才所有對話都聽進耳內。

瑪莉安充耳不聞，只感滿腔怒火，嗤嗤幾聲，兩張戲票給撕成碎片，散落一地。

莫又文大驚，道：「哎喲，戲票…戲票…」俯身去拾，道：「貼…貼回…可能還用得著…」

瑪莉安見他肥頭胖耳，圓圓的背上滿是汗水，柳



眉一皺，正想轉身離去，忽想起他也有一起開會，必知那美貌少女是誰，面容立寬，道：「不用貼回了，你陪我吃飯吧。」

莫又文喜不自勝，把紙碎收入懷中，忙道：「好，好，吃飯，吃飯。」



# 猶 諜 英 倫

作者：楊約翰
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出版日期：2020 年 9 月

圖書分類：小說

國際書號：978-988-8664-83-2